



1923~2002

傑昂·保羅·里奧貝爾

王哲雄

Che-Hisung WANG

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前所長

實踐大學工業產品設計研究所專任客座教授

長期臥病，在畫壇沈寂了一段時日之後，傑昂·保羅·里奧貝爾(Jean-Paul Riopelle)於公元二〇〇二年三月十二日逝世魁北克的伊勒歐-格魯(Île-aux-Grues)。加拿大總理克拉克森閣下(Son Excellence Adrienne Clarkson)立刻在第二天發表公告，對這位久居法國(從1969至1989)的加拿大抽象藝術大師深表惋惜與敬意：

「傑昂·保羅·里奧貝爾(Jean-Paul Riopelle, 1923-2002)是我們之中一位了不起的大師。身為國際最受歡迎的加拿大畫家，他整體的作品對加拿大當代藝術特質的界定是有貢獻的。與其恩師保羅·艾米勒·波霍杜亞斯(Paul-Emile Borduas)，積極投入最引人注目的自動性主義的藝術思潮——這是一群充滿元生能量的魁北克畫家，和來自一個保守高壓的社會所佈下的桎梏徹底的攤牌。他們為嚮往自由而集結的吶喊就是《整體反制》宣言(le manifeste 《Le Refus Global》)，宣言叮嚀藝術家『要與這個社會所有的習氣徹底終結了斷，要自行與功利主義的心態分道揚鑣。拒絕自甘成為行屍走肉……』。

里奧貝爾是一位終生忠誠奉守這些原則的藝術家。他用色強勁有力而大膽，作畫的氣勢亦無人能和他評比。一直到晚年，那怕在他體力衰退的時候，他還有能力畫完巨幅作品，證明了藝術家可以透過他對創造由衷強烈的意願，對求新求變的熱切需要，達成他對空間的支配；同時也證明他永遠堅持著自己的創作方向。」(<http://www.gg.ca/media/doc.asp?lang=f&DocID=466>)

里奧貝爾辭世後兩天，即二〇〇二年三月十四日，魁北克政府也正式透過「加拿大廣播電台」(Radio-Canada.ca)，宣佈要在三月十八日下午二時，假蒙特利爾(Montréal)的「無沾始胎教堂」(église Immaculée Conception)，為里奧貝爾舉行國葬追思會。該電台以冗長的時間，報導里奧貝爾的生平事蹟、藝術成就，視他為加拿大國寶級的首席藝術家。(<http://www.radiocanada.ca/nouvelles/Index/nouvelles/200203/13/001-RIOPELLE.asp>) 00

《無題》(Sans Titre)
1953 畫布上丙烯 130x162cm
巴黎 私人收藏 (Paris, collection particulière)





加拿大的首席總理朗德里 (Bernard Landry) 利用國會質詢的時候，提出臨時動議，允許他報告里奧貝爾的過世，對加拿大政府和世界藝壇造成的損失、政府對其作品在「國立魁北克美術館」(Musée National du Québec) 設置專室的計畫；推崇畫家揚名四海的獨特風格，同時借用超現實主義的領袖布賀東 (André Breton) 曾經封稱里奧貝爾為「超級狩獵高手」(trappeur supérieur)，強調著說：「這是一個美妙的稱謂。事實上這位大藝術家的確像一個狩獵的獨行俠，潛伏各處捕捉所有藝術的精華……他是當代藝術史的頑童，對所有的繪畫流派而言，他是一個討人厭的問題製造者，不可能將他安插於某個層級，傑昂－保羅·里奧貝爾到頭來一直就是不受局限的自由人，他說過他不知道明天將做什麼，但他絕不作討顧客喜歡的事。」在歌頌之外，當然不會忘記向喪家表示節哀順變的關懷。(http://www.premier.gouv.qc.ca/general/discours/archives-discours/2002/mars/dis20020314....)

國葬追思會舉行的前一天，法國靠近巴黎一個叫維特宜 (Vétheuil) 小村莊的市鎮會議決議：「在幾個

月內，將有個地方或一棟公共建築物會取用傑昂－保羅·里奧貝爾的名字」，表示該城鎮對這位曾經從一九六九年住過的市民，獻上無限的敬意，而讓這位大藝術家的名字與該城永垂不朽。(LCN-Culture et Médias-<http://lcn.canoe.com/artsetspectacles/general/archives/2002/0317-191450.html>)

維特宜座落於塞納河一處環狀白色斷崖地帶，教堂特別多，而居民不到一千人，卻經常成為藝術家喜歡居住和畫畫的景點，印象主義大師莫內從一八七八到一八八一年就住過，也畫過多幅該地教堂瀕臨河邊，日出、夕照或冬天的雪景。里奧貝爾的住處就在莫內住過的房子的上層。維特宜的居民，對里奧貝爾的過世都感到惋惜和悲傷，昔年往事的回憶又湧現於每一個居民的腦海裡。卡賀笛 (Thierry Gardie) 與里奧貝爾很熟，他說：「我們是很要好的朋友，對他非常的瞭解，我們無事不談，經常會在酒吧間遇見他。有時，他很早就喝起喜歡的夏伯利白酒。那是一段開心的過去，太好太美。」(Ibid.)

於是我們也非常好奇地發現在瓦爾－德瓦滋 (Val-d'Oise) 國家教

育局的檔案中，保存著里奧貝爾的「登記卡」(Fiche de l'établissement)，上有他的名字、地址、電話及城鎮；證明他的確是住過維特宜 (教堂街二十號)。(http://www.ac-versailles.fr/a95/fichetab2.asp?id=0950363D)

也許，加拿大政府在里奧貝爾逝世時，以國葬的隆重禮儀對待一位藝術家，加上媒體過度的報導與用詞遣字的誇張，導致兩股心態對立的批評文章的出現。其一是署名法朗辛·庫丟賀 (Francine Couture) 所寫的「里奧貝爾的神話化或一位現代藝術家的英雄化」(*La mise en légende de Riopelle ou l'héroïsation d'un artiste moderne*)，認為：「在里奧貝爾過世之後，報紙上出現許多，包括所謂過度的、膨脹的或卓越的標題：譬如《新聞報》(*la Press*) 說里奧貝爾是『一座紀念碑』；形容他是一位巨人而謂『許多朋友陪伴這位巨人直到他死亡為止』；將其比喻為國王而說『在六〇年代他曾經是巴黎之王』；視他為明星而稱『明星里奧貝爾』；或甚至把他比擬成一位繪畫大師而說『林布蘭已經死了，他是我們的畢卡索』。」法朗辛·庫丟賀表示有些傳記作家為了增強里奧貝爾的神話以達英雄

Jean-Michel

化形象的目的，竟然會誇張地寫出「里奧貝爾是一個魁北克的霍爾史帖夫（Falstaff，莎士比亞戲劇中一位愛吹噓、大膽又享樂的胖武士），愛享受生活、喜歡女人與酒精」之類的事；或寫出令人匪夷所思的浮誇之詞：「里奧貝爾，他可以在畫室連續待上兩個月，足不出戶，而也能和朋友作樂慶祝，持續六個月而不間斷」。新聞記者描述其特質而使用吹噓之文字更是不遑多讓：「他是個比大自然還要偉大的男人，天賦於他非比尋常的能力」。庫丟賀懷疑以此種方式的價值判斷，去凸顯一位藝術家的成就，是否正常而值得鼓勵之途？（http://www.uqtr.quebec.ca/AE/Vol_7/libres/couture.html）

其二是由海倫·德·畢雷（Hélène De Billy）所寫的〈必須搶救里奧貝爾〉（*Il faut sauver Riopelle*）一文，指出她在二〇〇一年秋天前往巴黎的國立現代美術館，參觀新成立的「戰後的抽象繪畫」專室時，發現這位曾經與沃爾斯（Wols）、馬修奧（Georges Mathieu）及法蘭西斯（Sam Francis）同台奮鬥的抽象藝術家里奧貝爾，竟然沒有作品被展出，卻意外發現美國女畫家約安·米琪爾（Joan Mitchell）的

作品；再說，一九八一年，法國政府還為他舉辦一次大型的回顧展，為何會如此被遺忘呢？德·畢雷百思不解，她認為也許和支持里奧貝爾的大畫商的畫廊關閉或消失有密切關係（一直到一九九〇年世界各地的大畫商都繼續在支持），她甚至與法國藝術批評家伊弗·米秀（Yves Michaud）在一九九四年感慨地寫著：「傑昂－保羅·里奧貝爾是他那個時代尚存活著的大藝術家之一，卻還沒有一席他應有的位子」，有等同的感受，大聲呼籲「必須搶救里奧貝爾」，以防大藝術家被遺忘（<http://www.selectionrd.ca/mag/2004/02/riopelle.html>）

對這位褒貶落差如此之大的藝術家，又該如何持平地看待呢？筆者身為藝術史的研究者，當然有責任循著藝術家從事創作的軌跡和作品的分析，來還原真相。的確，里奧貝爾絕對不是陌生的無名小卒，更不會是因為他的逝世讓麻雀成了鳳凰。一九二三年十月七日出生於加拿大蒙特利爾（Montréal）的傑昂－保羅·里奧貝爾，父親雷歐波勒（Léopold）是細木工師傅，母親安娜（Anna）是富商之女，她繼承了娘家一筆遺產；加上他的父親又投資房

地產事業有成，所以從小就過著物質不虞匱乏的優渥生活；家中唯一的遺憾就是當他七歲的時候，小他三歲的弟弟突然夭折。

一九四二年里奧貝爾進入「傢具學院」（Ecole du Meuble），追隨指導教授波霍杜亞斯（Paul-Emile Borduas）研究；一九四三年又在當地的「蒙特利爾美術學院」（L'Académie des Beaux-Arts）就讀，但很快就放棄傳統的繪畫教育。一九四六年參加蒙特利爾首屆「自動主義者」畫會（Automatistes）的展出（該畫會成立於一九四五年，里奧貝爾和他的老師波霍杜亞斯都是會員），其作品已經是不折不扣的抽象繪畫；該年與法蘭斯瓦姿·雷絲佩荒斯（Françoise Léspérance）結婚。一九四七年遇到巴黎的一家畫廊主持皮耶賀·羅艾伯（Pierre Loeb），透過他而認識超現實主義的教父布賀東，因而參加「國際超現實主義」大展，布賀東封稱里奧貝爾為「超級狩獵高手」。

一九四八年是個關鍵時期，除了高興地迎接大女兒伊瑟勒（Ysult）的出生，里奧貝爾發起簽署《整體反制宣言》，呼籲藝術家要徹底對抗舊體制；也在這個時候決定舉家移居巴黎。次年抵巴黎，並在妮娜·



朵瑟 (Nina Dausset) 所經營的「穗子畫廊」(Galerie de la Dragonne) 舉行首次個展；一九五四年開始，他個展的場所又多了一處在紐約的重要畫廊：「皮耶賀·馬諦斯畫廊」(Pierre Matisse Gallery)。一九五〇至一九五五年在柏林展出外，他同時也參加「聖保羅雙年展」而獲得「榮譽獎」；一九五四年首次在「皮耶賀·馬諦斯畫廊」的個展是一系列「睡蓮」的水彩畫，藉此向印象主義大師莫內表示致敬。

一九五五年，里奧貝爾在巴黎認識美國女畫家約安·米琪爾 (Joan Mitchell, 1926-1992)，儘管他們之間的感情錯綜複雜，但不論對他的藝術生涯或愛情生命，都曾經激起充滿陽光的效應，為此他於一九五九離開太太；他和米琪爾共同生活了二十五年一直到一九七九年。(Nathalie Viau, *Jean-Paul Riopelle, 1923-2002, Peintre*, http://www.voo.ca/arts/riopelle_jp.htm)

一九五六至一九六二年間，他有一系列的展覽在倫敦、巴黎、紐約、斯德哥爾摩、科隆、日內瓦、多倫多、蒙特利爾各地展開。一九五六年，里奧貝爾獲得「古更漢國家獎」(le prix national Guggenheim)

；一九六二年他在巴黎的杜布荷畫廊 (Galerie Jacques Dubourg) 首次展出他的雕塑作品。

加拿大國家畫廊在一九六三於渥太華為他舉辦大型回顧展，隨即於蒙特利爾、多倫多兩地巡迴展出；一九六四年二月十四日的《時代雜誌》(Time) 報導：多倫多的馬爾頓機場 (Aéroport Malton) 以二萬美元向里奧貝爾訂購一幅大畫，是官方買畫最貴的一次；一九六六榮獲加拿大藝術院勳章；一九六七開始，他的國際聲望扶搖直上，緊接著兩年各獲得馬克基爾大學 (l'Université McGill) 榮譽文學博士和加拿大騎士勳章 (l'Ordre du Canada)。一九七六他在蒙特利爾奧運公園完成「水上比武」(La Joute) 噴泉的景觀雕塑；一九八〇年獲頒「波霍杜亞斯獎」(Prix Paul-Emile Borduas)。一九八一年，里奧貝爾的大型回顧展在巴黎龐畢度中心國立現代美術館揭幕 (根據該中心檔案，展期是十月一日至十一月十六日)，原作品繼續在墨西哥、卡拉卡斯、魁北克、蒙特利爾各大美術館巡迴展出，國際級藝術家的形象已經確立；一九八五年擁有兩百件作品的「里奧貝爾基金會」成立，獲得「一

九八五巴黎市繪畫大獎」；三年後再度被提名為「魁北克國家騎士勳位」。一九九二年，在獲知他同居女友約安·米琪爾過世的噩耗之後，里奧貝爾花了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完成他這一生最後的一件壁畫鉅構 (155 × 4039cm)，使用壓克力顏料和噴漆，以三十張畫堆疊成三組連作的敘述性效果之空前大畫，而以《向羅莎盧森堡致敬》(l'Hommage à Rosa Luxembourg) 的畫題表示對她的懷念 (此畫永久典藏於魁北克美術館)；不久他就封筆不再畫畫。

里奧貝爾的畫風從學院、初試抽象、自動主義、滴漏、馬賽克、抽象 (反具象) 到回歸自然，最有特色的是馬賽克時期作品。《無題》(Sans Titre, 1953) 是他使用畫刀 (或鏟刀) 技巧最精湛的馬賽克風格的傑作；結構性非常強調，卻有如帕洛克滴漏畫面抒情與感性的視覺張力，尤其一反其色彩繽紛的往例，黑色調的色階變化豐富微妙，赭紅調的色彩，在白灰層次魔術般的光效律動中穿梭，勁道十足。雖然我們不必隨聲附和地說他是當代的畢卡索，但他絕對是抽象畫健將。■